

## 夜晚的歌

時間正以極其緩慢的速度前進著。

其實此刻我身邊沒有任何可以讓我確認這個事實的東西——沒有時鐘，沒有可以看見陽光的窗戶，沒有人——但我相信時間正在前進著。但速度方面就不能果斷了。從我被帶進這個房間之後究竟過了多久？或許只有五分鐘，或許太陽已經升起落下降了三四次也說不定。

一開始我只是坐在扶手椅上盯著日光燈下漂浮的灰塵。不錯的扶手椅，雖然不是真皮但也是上好的質料，彈性和硬度剛剛好。很難相信這樣舒適的椅子會像廢物一樣被丟在角落。我們家以前也有一個這麼棒的扶手椅，不過搬家的時候扔了。我整個人靠在椅背上，想像那些粒子從不知名的空間來到這個世界，再搖啊搖的掉落在我的睫毛上。

在灰塵沐浴下良久後我才想站起來動一動，房間裡其實有很多可以讓我分心的事物，至少可以暫時拋開腦袋裡那硬實的混濁感。小茶几上是菸灰缸、茶杯、收音機和報紙——日期是今天的沒錯。門旁邊的鐵櫃上還有一些文具、檯燈和桌上型月曆，走進一看檯燈下散落一大把鉛筆。

火葬場的辦公室裡要鉛筆幹什麼呢？我啪啪地翻弄著月曆心想。不就只要人搬過來，裝進去，關門，燒掉，就好了嗎？乾淨俐落，工作人員連鞋子都不用脫呢。

我決定把這種憤世情緒歸類為傷痛的一種表現，雖然不知道這樣對不對。今天是非常糟的一天，沒錯，但也沒必要把氣出在幾枝鉛筆上。

其實上個禮拜開始我就覺得不對勁。那天在醫院打電話給在南部工作的兒子，說妹妹情況不太妙你回來一下吧。五個小時後他衝進加護病房，她已經走了。

所以不對勁的地方在哪？

站在鐵櫃前我開始認真思考。那時候我的確哭了，我這輩子從來沒有用那樣的方

法哭過。像嘔吐一樣。還是我當時真的就把晚餐吐在兒子的襯衫上，記不清楚了。

接下來就是比較麻煩的作業，可是也一切正常。出院，接受慰問，睡覺，打電話，睡覺，安排葬禮，還有睡覺。

所以不對勁的應該就是今天早上的葬禮吧。那真的是一個糟糕、透頂的葬禮啊。

我把沾著灰塵的收音機拿到茶几上，坐回舒服的扶手椅裡。打開開關。

夏天已經過一半了噢，FM 電台的女聲說。

關門，燒掉。燒掉就可以了。

但是今天還又濕又熱的啊，像熱帶雨林一樣。

到底還要等多久？我撥弄著突出的棉絮，閉上眼睛。

所以就讓我們來聽一些夏天的歌吧。

xx

這禮拜的天氣都滿令人愉快，今天卻突然出現這種可以把蛋蒸到半熟的溫度。但我想地獄一定比這更熱。相較之下天堂住起來肯定好些吧，書上說很多受不了地獄溫度的人都會被送到天堂，每天在那漆牆壁。因為天堂的牆壁必須永遠潔白。大部分的人漆到氣管都壞了。

但也只是書上說而已。

xx

回到家已經一點十五分。情緒像風暴一樣狂掃過我的腦。步伐不穩地打開客廳開關、脫掉上衣後，我還是搞不清楚這樣的憤怒或悲痛是從哪來的、何時才會結束。

儀式完後其他人說要一起去吃飯。這裡的其他人是指我的公婆、小姑、小叔還有那些雜七雜八零零碎碎的親戚。我總是記不清這類繁瑣的家庭稱謂。很自然地我掰出了一個婉拒的藉口，但兒子小畢立刻截斷我的話頭，大聲說那就去附近市公所的餐廳吧，媽妳也很喜歡那裡的菜吧？啊？

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我被硬拉到了那家油氣滿天的吵雜餐館，驚恐萬分地坐在小畢

身邊，吃著好像用墨水煮出來一般難吃的菜。這是自從和丈夫分開後第一次和他那邊的家人吃飯，我害怕他們，他們也懶得理會我，最多只有在逢年過節的時候打電話問候一下而已。小安和小畢盡量維持著我和他們的和平關係，至少是在小安生病前。

腦袋裡的風暴就是在他們開始討論她時颳起的。緬懷死者的沉重時刻。每個人輪流說她是個多麼好的女孩子，聰明，又賢慧。唉怎麼會死的這麼早呢。我保持著宛若夜晚沙漠一樣靜止的表情，用筷子把食物挾進嘴裡。還沒上完三道菜就跟小畢說我想回家了。

他先是沉默地看著我。「今天妳來跟我們住吧。」他和妻子小孩下榻在不遠的旅館。我搖搖頭，此時強風已經遮蓋住大部分的視線，「妹妹的一些衣服什麼的，還要整理。」

說完我就落荒而逃。

情況比我預料的還糟。要命。

我告訴自己我需要好好洗個澡，吃碗泡麵就去睡覺。放洗澡水的時候我到小安的房間，把她的睡衣、制服、圍巾和枕頭套全拿出來，丟到洗衣機裡。踏進她房間的剎那風暴倏然停止了，卻在下一秒更加肆虐。

終於躺進浴缸裡時我嘆了口氣。水的熱氣減緩了一切的混亂度，一直期待的空洞終於降臨。像森林一樣廣大的空白，降臨在明亮祥和的浴室裡。把雙手伸到眼前觀察它們的細紋，在霧氣迷濛中就像從高處俯瞰的微小海浪。我透過水面觀察著自己的身體，皮膚平板得就像一片片魚鱗的形狀。

如果刮掉魚鱗的話就能順利傷心了嗎？

「非常的…」我對自己說。

xx

那是小安寫給我的第一首詩，大概是她十歲的時候。褪色信紙上歪斜的鉛筆字跡。

送你一隻大象  
換給我灰灰的象尾巴  
送你一隻毛筆  
換給我漂亮的圖畫  
送給你茶壺和杯子  
換給我亮晶晶的陽光  
變成熱巧克力，變成大象的粉紅色好心情

時間過得太快了。

XX

張開眼睛的瞬間我才意識到自己在浴缸裡睡著了，就像一塊脹滿水的海綿浮在浴室中。水還保留著溫度，五分鐘，半小時，誰知道。我打了噴嚏，感覺疲累再次滲入骨頭最深的地方。

今天是星期六，半夜，剛回家，在我小小的公寓裡。我用腳趾把塞子拔掉，爬出澡盆開始穿衣服，四周是充滿聲音的溫暖空氣。

聲音。

把我硬從睡眠中敲醒的是從客廳傳來的騷動聲音。

或許小畢還不放心，和妻子帶著孫女來看我了。或許平常沒什麼聯絡的鄰居一時興起來送慰問禮。或許是丈夫，或許是我父母。或許是電話，或許是放在客廳的手機鈴響。

走出浴室步上走廊，發現洗澡前完整打開的廚房門被關上了。放在電視兩側的老舊音響自顧自地放著音樂，一旁原本整齊排放的唱片列隊中缺了一角。我怔怔地站在

走廊上，疑惑隨著音樂波浪忽而高漲，忽而死寂。

在我睡著的這幾分鐘內，發生了什麼事？原本熟悉的房間威脅似地收縮，我把手伸進褲子口袋把玩裡面的五元銅板，只有它冰涼的握感告訴我當下的確實。我走到音響前把音量調低。這是我的鮑柏迪倫 1999 年精選輯。

吵雜聲繼續，那個人在亮著燈的廚房裡。如果可以的話真希望我手中有個棒球棒之類的東西，一個可以把不速之客轟出去的武器。我的疑惑終於轉變成了怒氣。這是我的公寓啊，無論是小偷還是瓦斯調查員還是聖誕小精靈，就不能在這糟糕二十四小時的最後給我一點安寧嗎？

我抓緊銅板，走上前唰地一聲拉開廚房的門。

小安大叫一聲，倒退的同時踩到磁磚地上的水灘，塑膠拖鞋發出俐落的滑音，她即時抓住流理台的邊緣才沒有跌倒。原本握在她手中的物體順勢滑下，滾到我腳邊。一罐 zero coke。

桌上除了我早上出門前吃剩的吐司和髒盤子外，還擺著冰淇淋、麥片和葡萄乾的盒子，放筷子湯匙的抽屜是拉出的，抽油煙機是打開的，敞開的冰箱門顯示剛才的噪音就是她在裡面翻攪的聲音。

「我的老天，幹麻像鬼一樣突然冒出來？」她伸腳把冰箱門關上，一把將罐子撿起來，啪地放回流理台上。

但此時此刻，我聽見的只有心臟跳動的，乾燥的聲音。那就像極端不完全但又固執轉動的機器一樣在我體內運作著，蓋過房間裡其他的任何東西——頂上微弱的光線、可樂罐打開時流出的氣泡、夜晚的溼氣、拖鞋踩過地板的聲音——那些全都開始劇烈地搖晃。

氣壓改變了，一切都錯位分離，直到心跳聲變成和客廳裡音樂相和的模糊氣息。

我想吞口水，但喉嚨好乾。

「不是故意吵醒妳——應該說我根本不知道妳在浴室裡做什麼。」她一邊說一邊嚼著葡萄乾。

「妳怎麼進來的？」我的聲音乾得可怕。

「一直按門鈴都沒人理我，所以我就拿腳踏墊下的備用鑰匙開門了。」

「已、已經這麼晚——」

「又不是我的錯。」她說，「剛到這裡時，想說先去找哥哥好了，到旅館，房門進不了還得爬窗戶。結果他跟嫂嫂睡死得跟什麼一樣。所以好吧跟小朋友玩玩也不錯，結果她一看見我就大哭。臭小孩，開始哭就不會停的，壞了我的興致。沒辦法啦，最後還是決定回這裡了。還有我肚子真的很餓，在車上整趟都沒吃東西耶。」

「小安……。」

「都說不是我的錯了。對不起嘛，要不然妳現在就去睡覺，不要管我。」

「小安。」

「怎樣？」

「妳已經死了。」

說出那五個字時我被自己嚇了一跳。無關任何刻薄或不實際的成分，我被那句話的真實性嚇了一跳。半夜站在廚房裡，聽見 *Like a rolling stone* 的前奏，除了眼前的幻想人影外，其餘的都不再是什麼異國語言，這是真真切切發生的事件。

哇，原來這是真的。我的女兒死了。說出來的感覺真奇怪。

「妳已經死了。」我再次宣佈。

她面無表情的把吃光的冰淇淋盒擠扁丟到垃圾桶裡，走到水槽洗手。此時我才知道為什麼地板上有一灘灘水了；她整個身體，從頭髮、上衣、褲子到赤裸的腳，全都是溼的。就像剛從游泳池裡爬上來的狼狽樣。濕透變深色的布料黏在皮膚上，水不時無聲地滴落下來。

「可以看一下我的骨灰嗎？還是妳沒有帶回家。」她說。

我走出去，把放在沙發上的運動背包拎起來，刻意在客廳逗留了一下。拜託趕快醒來吧，我絕望忖道。那都是妳自己的幻想，腦筋糊塗而已。倒數十秒，回頭，她就會消失了。

走回廚房時她已經一臉期待地坐在桌前等候，但等我從包包拿出骨灰罈後，她就開始哀號。

「那。是。什麼？」她目瞪口呆地盯著罈褐色表面上密密麻麻的文字。

我偏頭想了一下，「路加福音。」

「妳說路加——你們這群人腦袋在想什麼？我要那鬼東西幹麻啊，這種樣式不是給老人或修女用的嗎？乾脆再綁個十字架在上面算了！」

我有點不高興，「這是妳奶奶挑的，不干我的事。」那時在店裡選中這個罈的時候我也覺得有些不妥，小安會恨死我們的。但決定權不在我，而且小畢看上另一個比較漂亮的雕花木紋甕也太貴了。

她咬住嘴唇，「我不喜歡這個，你明天去換。」

「不行啊，買來就不能換的。」

她一臉快哭出來的表情，用力把椅子往後推，像炫風一樣衝出去。我在心中默數，一、二、三。

尖叫聲響起。

「我的書桌！我的書桌怎麼不見了？海報和鏡子呢？不是說過幾千次不要亂動我房間的東西嗎？」

真誇張。不過是收拾一下她龍捲風過境似的房間而已。

一分鐘過後她回到廚房，雖然滿臉怨氣但至少沒有再進一步的瘋狂舉動，因為她手中的物品已經夠瘋狂了：一個她從前拿來裝色筆的喜餅錫罐。

「別開玩笑，」我失聲道。

「看看，多美麗可愛。」她指著上面的圖案說。厭惡地打開骨灰罈，先探頭瞧了一會，然後才捧起沉重的罈身，小心翼翼地將骨灰倒入罐子裡。

大功告成時她高興地露出微笑，好像不過是順利把鹽巴加入適當的料理似的。

「原本那個妳就拿去煮佛跳牆吧。」她拿餐巾紙把罐子擦乾淨。

我雙手環胸深深嘆了一口氣，試圖和她講理，「聽著，妳到底想怎樣？明天我們就要把骨灰拿到適當的地方了。放個餅乾盒在那裡妳就會高興點了嗎？」

「我才不要放在你們所謂適當的地方。」

「小安，這不是妳能決定的。」

「最好不是。妳自己也很想擺脫掉這盆東西不是嗎？不然剛才妳就不會想也不想地就把它交給我了。」她像抱盆栽一樣抱著錫罐，臉上的表情讓我的心跳缺了一拍，拜託不要。「我到底想怎樣？我還想要妳告訴我呢。」

寒意直上脊椎。就像是感應到四周情緒的變換，她身上的水——從體內核心滲出的水——增加了，一條條分支小河從褲管蔓延到地上，擴散。

「妳從來就不在乎。不在乎人家怎麼想。爸不愛妳了，你們離了，小畢結婚了，寶寶出生了，我掛了。問自己，妳到底想怎樣？」她捧著骨灰越過我走出廚房，踩在磁磚上發出潮濕的搭搭聲。

啪搭啪搭。還有音響傳來的吉他旋律。我覺得自己像冬天過後的樹幹一樣僵硬停滯，看看時鐘是兩點半。應該是夢的中樞時段，所以一切才會這麼清晰；小安把音樂按掉，切掉客廳的檯燈，地毯上被踩出一個個水腳印。

如果是夢的話，到這裡就該暫停了。

但現在，跟著她走出公寓的門，回頭用鑰匙把鐵門鎖上，我才真正開始希望這是真的。如果這不是夢。和她並肩下樓，聽見所有的聲音，感覺到所有的溫度。就像是這幾個禮拜以來，我第一次浮出水面，大口呼吸。

沒有人可以阻撓、奪走這些。在這瞬間，她確實活著，就像從來沒離開過一樣，



和這個世界平行前進。

xx

一年前的現在，醫生剛公佈小安生病的訊息。我在相同悶熱的夜晚開車帶她到河堤邊，打開收音機，兩個人躺在引擎蓋上看星星。早上我醒來的時候小安已經不見了。她坐上地鐵到遙遠的城裡找爸爸，兩天之後才回家。

她始終是用我不能理解的深度和她爸爸相連繫著。但現在想想，我也是一直用我自己的方式愛著他的吧。直到多年前的那天清晨，我在上班小安在上學的時候，他帶著大半的家當離開我們的公寓。沒有留字條，只留下牙刷和一件穿不下的西裝。

或許那就是界線。從那開始，所有事物都一點一點地錯開了。

xx

半夜三點的車站像個空城。我在售票機買了兩張票，沒問小安到底要去哪。她也只是一股腦的往前走，繞過無數階梯和月台帶著我坐上第一班看見的列車。清潔工用漠然但好奇的眼神看著我們，正常的女人不會在這種時間帶小孩搭車。過了良久我才意識到他可能看不見她。

整趟旅程她沒有說半句話，盯著窗外黯淡的風景，不時低頭偷偷把喜餅罐打開瞄上幾眼，再蓋上蓋子。這節車廂裡只有我們兩個乘客，但兩三個車廂遠的地方可以看見還有一個應該是工作下班的男人，壓低帽子在睡覺。或許他身邊也坐了一個幽靈，或許明亮的車子裡都坐滿了從另一個國度來的人。

而每個靈魂，都像我女兒一樣，是在故事結束，布幕拉下後才從水裡走出來的奧菲莉亞。

xx

她一直都對自己未來的志向猶豫不決。如果把她曾經狂熱信仰的職業列出來，那大概一整張紙都不夠吧。

老師、鋼琴家、溜冰選手、紫色恐龍巴尼、考古學家、園丁、圖書館管理員、Nightwish 第三任主唱、生兩個小孩的家庭主婦、作家、能夠跟海豚玩的動物研究員。

但等真的找到命定的志向，上面的種種也就被拋開了。長大後她只想跟村上春樹結婚。

xx

兩個多小時後我們走出車站，走了好一會我才感覺到冰涼的晚風。她心情似乎也好多了，一路從車站唱歌唱到河堤邊。

我記得左邊是山坡，右邊是河，至少白天的時候是這樣。現在我們身邊是比天空還要濃厚的黑色，那些榕樹、路燈、單槓和腳踏車停車格，都像是被熱溶化似地一絲不漏進入那黑暗中。

她唱的歌我沒聽過，大概又是自己即興編的奇怪的歌。

「剛剛的事，對不起。」一到達最靠近河面的岸邊，她說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說爸不愛妳還有離婚還有我死掉的事。」

「是實話吧。」

「誰知道。」她喀地打開蓋子，抖了抖餅乾罐，那發出鈍鈍的沙質聲響。接下來，就像我預料的，她把錫罐伸出欄杆，傾斜，讓裡面的東西沉默地落下。像蓋章一樣穩定不保留的手法。

「落花隨流水。」我配音。

「真是去他媽的。」她說完就打了個噴嚏。

我們不約而同的開始尋找飲料販賣機。找到時我還挺驚訝；原來在這種夜深人靜

之時販賣機還是醒著的啊，就像電話亭和神父一樣是二十四小時的存在。

我選紅茶。因為沒有可樂所以她買了果汁。

「反正最好別喝咖啡因，」她解釋，「明天回去時想在電車上一路睡到目的地。」

「目的地？」

「就是我來的地方啊。」

安靜下來的話果真可以聽見身旁的樹葉沙沙作響，和很遠很遠的狗吠聲。那聲音簡直就像從狹小洞口傳入而模糊起來。還有味道，貨真價實水的鐵鏽味和腐爛土壤的甜蜜，仔細分辨的話還能聞到小安身上一股奇怪的清香。但就只有這樣而已，其餘都是純粹的夜晚空氣。

如果長久以後想起這晚發生的所有的事，可能也就只剩下這樣全然的純粹，還有永不停止的微風吧。

我止住腳步大概五秒鐘後她才跟著停下。

「那裡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啊？」

「死亡後的世界。」

小安偏頭，看向河道的方向。

「——『從遠處看的話，大部分的東西都很美』。」良久後她說。

「很簡單。死後的世界，就是生的相反啊。跟鏡子一樣，看似相同但其實左右是相反的。而且等你真正發現那相反的時候，已經來不及脫離了。我們有自己的町和街，或說城鎮也可以。大家都盡量愉快的相處，是群很不錯的人噢，跟這個世界裡的某些混蛋比起來好多了。四周都是高高的牆，大門是唯一的出入口。那個地方是在——」她嘆了口像晚鐘一樣沉重的氣，「是在地鐵線的最尾端，一個已經被生者拋棄廢置的小

車站。很久以前就被死者們接收來用了，那就是兩個宇宙的交界。」

此刻應該距天明時分不遠，因為風改變了，黑暗迷離。我習慣性地用手指按住眉毛，想要抑制住腦海中閃爍的片段。但是沒辦法。

「新的人，像我，就是坐地鐵到達那裡的。十天才有一班車，大門也是十天才為新的人打開一次，其他時間都管制森嚴。所以我是花了很大的力氣才逃出來的噢，趁下午門要關上的空隙溜出去，努力跑啊跑，不敢回頭的跑到車站。其實到車站就安全了，但我還是躲在列車的行李櫃裡，等車子開到生者的領域才敢爬出來。」她輕微勾起嘴角，「那時候真的很害怕，要是被抓回去就完了。」

我好不容易才找回自己的聲音，「被他們抓到會怎樣？」

「其實不會怎樣，經常有死者溜回生的世界呀。只是，我清楚地記得，我是累積了多大的勇氣才決定回來的。抓回去後我決對不會有第二次的勇氣了。」她把手插進口袋裡，停頓。「並不是說我會變懦弱，而是說死的牆已經開始影響我了。我的心、我的夢和我的記憶，都已經屬於那個地方了。」她小聲地吸鼻子。

「而且其實那感覺不壞。」

東方的城市邊緣開始出現微明的光澤。無聲海浪般的藍色光澤。很快太陽就會出來，晨跑與散步的人會出現，嶄新無損傷的一天即將展開。

我想也不想就開口。

「可是你為什麼沒有來葬禮呢？雖然是個很糟的葬禮沒錯，但難得回來，為什麼就不肯參加一下？」

小安用奇異的眼神看我一眼，語氣帶著興味，「怎樣的糟糕法？」

「就爛到骨子裡的糟糕法呀，整個過程都不是我安排的。鬧區中心的爛地點，不負責的葬儀社。妳對花粉過敏不是嗎？他們準備了一整排的百合喏，像一大叢發霉的

羽毛一樣的百合。來參加的人九成我都不認識，穿著噁心的黑色上衣和短褲，裝出一副心碎的模樣。——短——褲！居然有人會穿短褲來葬禮？」我忍不住大笑，但立刻被那平板的笑聲嚇一跳。「每個人輪流上台致詞，說的話虛假到我都想丟杯子了。然後是葬禮後的點心，老天，那種東西，連馬都不屑吃啊。」

小安一愣，有些不知所措，但也跟著笑出來。

xx

在醫院的最後一個月，她毫無預警地突然像鯨魚吞海水一樣猛烈地看起書。中文的、英文的、瑞典文翻成英文的、日文翻成中文的。但到了最後一個禮拜，那又像關掉開關一樣的停止了，要了鉛筆和紙開始寫信。長長的信，無怨無悔的洋洋灑灑的寫。她從來沒說寫些什麼，也沒提是要給誰，所以打包行李離開醫院時，那些信便順理成章地歸我所有。

我叫小畢把它們塞到書櫃的最上層，一次也沒看過。因為我知道，一直都知道，那些信的內容和它們的收件者。我也知道，如果一看的話就一切結束了。

那是小安打算留在這個宇宙間最後的東西。她的所有後悔與真誠。無論我對她的死是如何否認，無論我是用怎樣的力道去記得她，那些東西都在無可奈何地消失著。一分一秒，一整個夏天。這個世界總有一天會忘記小安。她像影子一樣的拉長，然後被吸入夜晚的黑暗。

她從我站立的地點逐漸離去。今天一到葬禮會場，我就感覺到她的缺席。但也只能強忍住情緒，坐在位子上，看著所有人在壇前來來去去。小畢的女兒果果在我身邊一邊扭一邊吸奶嘴。詩班開始唱歌時，我終於站起身。每個人都看著我離開，但小安不在裡頭。

一直走到戶外的走廊我才停下來，呼吸。

然後拿出那些信，開始讀。

xx

等我發現自己在哭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。小安把手放在我肩膀上，我抱住她，抱住她溼透的身體努力不發出聲音的哭泣。她靠在我耳邊，好像是想說些關於哭的評語吧，但卻不能和我一起發洩出來。她已經離開，那時棺材蓋上的聲音我聽得一清二楚。如此乾淨死去的人，就只能在不確定的夜晚乘著電車從遙遠的地方回來，從不確定的方向把那些心的碎片組合完全。

眼淚順著我的臉頰滴在衣襟上，我用這輩子從沒用過的力量哭了。她的確說了些什麼，但此刻語言已破碎地飄在空中，我試圖想聽懂，但已經沒辦法了，那裡已經什麼也沒有了。

或許我才是那個在消失著的，被損逝的夕陽拉向地平線。迎向我的黑暗，是用怎樣的掙扎、治癒與堅強都無法撫平的巨大哀傷。

所以我現在要做的就是將那些黑暗與憤怒，都用力地化成眼淚。為小安哭泣，為過往哭泣，為我自己哭泣。把過去的回憶一件、一件拿出來，再完整地收回心底。

她輕輕地抱著我。像是雨落在在水面上一樣安靜的擁抱。

「媽媽……」她柔軟地呢喃。

直到晨曦灑落，我才止住哭泣。小安小心地鬆開我，平視著我的眼睛。

記住這個，我絕望地告訴自己。就是這個，好好看清楚，說什麼也要記住她現在的模樣啊。

但其實我是一直都記得的。我記得我知道，這讓我又想大笑。她永遠都是我生命中最美的讚嘆。

好久沒有感覺到清晨的氣息了。那樣的游光、香氣，枝葉的顫動、夢的影子、長久失去的希望、彷彿地球另一端的熟悉溫度……

在她身後是水彩般的陽光，和那藍藍的、藍藍的天空。

xx

她說走前無論如何一定要吃到蛋塔，而且一定要剛出爐的葡式蛋塔。天才亮我要到哪裡去買呢？她接著說要坐在路邊生悶氣直到蛋塔出現在她眼前。

等我拎著六個一盒的蛋塔和咖啡回來時，她已在車站前的廣場看鴿子看了好一陣子。之後我們就坐在旁邊的長椅上一起吃著美味的早餐。

「奶奶那邊的事要怎麼解決呀，我們就這樣把骨灰弄丟了。」她居然說我們。

「不知道。讓小畢去跟他們處理。」

「妳今天打算要做什麼？」

我聳聳肩，「還沒想到。把電話線拔掉，泡壺茶，一個人躺在床上重看大亨小傳吧。」

「新買的書？」

「從圖書館借的。滿有意思的噢那本。」其實小安應該會喜歡「大亨小傳」，結局男主角在游泳池被射殺的死法是她偏愛的風格。

七點零分太陽完全出來後，我們走到月台。她的車已經來了。

「等等，」我突然說。

「怎樣？」

我指著車子，「妳剛剛不是說十天才有一班到你們鎮上的車嗎？妳才來了不到兩天啊。」

她呆了呆，好一會才搞懂我的問題。

「喔。那不一樣啦，時間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說的十天是指那個世界的十天，在那裡——」她比向東方，「時間是快上很多的，大概是這裡的兩三百倍左右。」

「噢。」原來如此。

她看見我的反應又笑了，但立刻又恢復地平線一樣的平靜，「所以妳知道我等了多

久了吧？爲了回到這裡。這段時間，我也真的很難過啊。」

清晨上班的人潮都差不多上車了。她踏上車門，此刻她的衣服已經開始出現曬乾的水痕。「最後一件事情，」她轉過身。

「對不起我剛才沒說實話。」

我一怔。

「我到葬禮的時候妳已經不見了。所以我只好走到前面，站在爸爸和小畢旁邊。大家唱歌的時候，小畢才小聲跟我說妳在禮堂外頭，從窗戶可以看見妳的背影，但他叫我不要去吵你。」她看著我，「真的是很糟的葬禮。因爲你不在裡面。」

低沉的車鳴響起，我最後一次擁抱她。

「能夠寄信給妳嗎？」她問。

「好呀，我會很高興收到妳的信的。」

「那我就走囉。」

「再見。」

再見。

電車離開的時候好像把空氣中的某些平衡給帶走了，瞬間，那裡只剩下煙霧和呼嘯的聲音，持續了好久。

我閉上雙眼，但炫眼陽光的殘影還留在視線中。金黃，全然的金黃，把我身處的車站染成了壓倒性的超現實風景。我把這樣的景象悄悄收進心裡。

空氣中的不平衡消逝後，我才張開眼睛。

xx

燈，還有天花板上的蜘蛛網，是我首先看見的東西。紛亂的黑灰色斑點在牆壁上散射出葉脈般的形狀。然後是音樂，FM 廣播，我認出是 Damien Rice 的嗓音。



我從扶手椅站起來，腦袋因為剛醒而昏沉沉的。過了一段時間才想起我在哪裡。

如果每首歌都是一段風景的話，那麼現在你心中是什麼景象呢？點唱的女 DJ 問。在我心中是站在下著雨的草地悲傷的風景喏。然後她開始說起在夏天的傍晚聽 *The Blower's Daughter* 是多麼微妙的感覺，因為形式上 *Rice* 的嗓音就是那雨本身。

我把收音機關掉，放回那充滿鉛筆的櫃子上。抬腿的時候雙腳麻得幾乎沒知覺，一直踢到桌腳。

我打開門的時候才發現外面有多喧鬧，大概就是這樣我才被吵醒的吧。房外所有人都移動穿梭著，誰也沒注意到我。

抬頭看時鐘，已經五點多了。肚子開始餓起來。

我加入那些持續川流至不知何方的人群，穿越候客室、大廳，找到門口的方向。走出大門時我吸了口氣。那是太深太使力的吸氣，把所有的燥熱都吸進了肺中。

小畢一家三口站在停車場的夕陽裡，被拖出長長的影子。他的妻子已經把黑色套裝換成去年馬拉松的無袖襯衫，配上白長褲非常好看。她發現我走進，就露出清淡的笑容，「剛剛看你還在休息，想等東西都收好後才叫你出來的。」我也回以微笑，把果果抱起來。

小畢站在他敞開後車門的 *TOYOTA* 旁，那裡面塞滿了百合和滿天星。

看見小畢背影的瞬間，我才真正的猛然清醒過來。所有夜晚的流光和氣味。腦袋就像被擰乾過後的清楚。

我有好多話想跟他說。好多過去來不及，或許無奈但也無法改變的話。那些事實，還有夢境。

「要帶花回去？」我問他。

「果果喜歡啊，擺在家裡她會很高興的。」他關上車門，回頭，「可以走了嗎？爸

爸他們問要不要一起去晚餐…」

「妹妹的骨灰呢？」

「放車子裡了。」

我撥開被風吹起的頭髮，說。「我們自己去吃就好了，就四個人。然後再想想要把骨灰放在那裡，小安會比較喜歡的地方。」

我以為小畢會反駁，但他只是點了點頭，幫我打開副駕駛座的位子。

「不等其他人嗎？」他妻子抱著果果坐上後座時問。

「就我們四個啊。」小畢回答，發動引擎。

TOYOTA 搖擺著步上黃昏道路的時候，碎碎的陽光像流水一樣從樹梢灑落眼前。

然後是風，白晝最終的風響起了。它穿越了所有的時間和長度來到這裡，吹動沿路的樹葉與屋簷。我把車窗搖下，讓那清涼盈滿整個車內。

「夏天過一半了呀。」小畢說。

「秋天，秋天，快來吧。」妻子把果果抱在眼前，用手指輕輕梳順她的頭髮，哼起歌來。聲音柔軟而安詳，一首描述天堂與花園的歌。

我把右手伸出窗外，讓還溼著的袖子吹乾，再握住那風的溫暖。